

蝶葬

DIE ZANG

林静宜◎著

青年鬼才女作家林静宜

倾力打造表现主义悬疑小说《蝶葬》

著名戏剧评论家廖全京《当代文坛》主编何开四

CCTV电视剧《长江第一漂》《铁血》编剧、作家陈祖继

巴金文学院著名作家马平鼎力推荐！！！！

蝶

DIE ZANG

林静宜◎著

葬



偶斷人之七咒現，弘弘巨焰葬蝶籬。狸聲

華護綺音。詭禍凌霜貽萬戶，冥魂異术撼千

言汎臨。偶斷人之七咒現，弘弘巨

華護綺音。詭禍凌霜貽萬戶

偶斷人之七咒現

偶斷人之七咒現，弘弘

華護綺音。詭禍凌霜貽萬

偶斷人之七咒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蝶葬 / 林静宜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075-2952-4

I. ①蝶…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9567号

蝶葬

作 者: 林静宜

责任编辑: 谭 笑

责任校对: 华 二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投稿邮箱: xiaotanxiaotan11@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7 58336265
责任编辑 010-583362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5×233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 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20000册

标准书号: ISBN978-7-5075-2952-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一首跨越时空的七言诗

文/陈祖继

静宜，是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编导与戏文系的青年教师。几年来，我目睹她从学生到教师以及被誉为80后全国十大青年作家的转变过程。

“学习，创作，生活”。六年来，这位来自福州市，皮肤略显黝黑而俊美的福建小姑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斑驳陆离的外部世界，都未能改变她“教室、寝室、图书室”三点一线的生活规律。

一天，一部装帧精英，设计独特，并由《萌芽》杂志社编辑，接力出版社出版的首篇小说，庄重的摆在我的案头。我惊讶！然而，细细读来，果然出手不凡！

这不是“青春”的叙说，而是透过“青春”的背后，成熟、细腻，浸透着情感的笔锋。

其后，《岛城遗梦》接踵而来，静宜在用她那细腻的文学原创潜质，精雕细琢出十个有关初恋的故事。

得到省作协的认可后，她沿着“巴金文学院”的台阶拾级而上，被列为巴金文学院新苗工程重点青年作家。

学院浓郁的艺术氛围，沉甸甸的人文积淀，富有生命力的学科融合，三维空间式的自由创作，在被誉为“西部一流”的成广学院里，她从这片“黑土地”上尽情的吸吮甘冽的乳汁……

还是套用一句老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至理名言，催生出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蝶葬》。“一片无人问津的小树林/一首跨越时空的七言诗/冥冥之中/注定了一切。”

她，在无人问津的小树林里亲眼目睹了一座清末古墓的出土过程，棺木中躺着一具女干尸和古冢上三、五只蝴蝶，将这座小城陷入绝

境……

《蝶葬》一书，情节跌宕，故事曲折，悬念陡生，扣人心弦。

静宜秉承了原有的细腻和怀旧善感的风韵，一反80后“散文小说”的文风，寄托于“戏剧小说”强烈的画面感，让读者读文如看电影。

沉浸在青春灵动，浪漫，唯美与温情的气氛里，所到“煽情之处”与读者产生共同的心灵震撼。

无疑，这是一部有想法的书，传统题材驾驭着非传统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有着较完美的融合。

她内心世界是丰富的，但多愁善感，乃至对事物过于敏感，写作中动情之时，以泪洗面。

她曾在文章里说，“我敏感得像《蝶葬》午夜踽踽独行的老猫/竖起浑身失去光泽的黑毛/在无人的巷陌里等待黎明。”

显然，她在创作上一路走来，有过欢乐、痛苦、迷茫。

敏感，这正如她的生活。

人，倘在敏感里充满着激情，希冀着未来，放飞着梦想，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我企盼着，又“一首跨越时空的七言诗”从她的心底里飞出，从笔端轻轻地淌过……

有感而发，是为序。

陈祖继 教授、作家、编剧
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学院副院长
兼广播电视编导与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

自序

我的世界还是那样的安静，波澜不惊。只是内心的触觉依旧敏感。

一如在多年前，我拱着手掌将一只惊慌失措的黑色蝴蝶关在两只掌心之间。蝶翅在那有限的空间里扑扇着，把我的手心弄得生痒。蝶从一个满是鲜花和光亮的地方突然转到黢黑、狭仄的空间里，它奋不顾身地挣扎，翅膀发出折裂的声音，那种挣扎告诉我，它极其渴望飞回原来的世界。

那只是一次和蝶的偶遇，在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在我的《逆时钟》还没有开始写的时候。我终究放走了那只可怜的无辜的生命，它在黑暗之中茫然无措的样子和我刚到异地时一样无助，不禁令我产生出某种同病相怜的怜悯。

但《蝶葬》里的故事和我相关的部份似乎得从大二开始说起。

为了求得安静的环境写东西，大二我主动调进了全校最阴冷的一间寝室。

公寓的窗户外面是围墙，围墙之内有一株长年挂着白布条的树，大概是楼上的学生不经意间掉落的失物，风吹日晒，也只看得出是一条白色的布带。只是阳台被防盗网隔着，衣撑的长度又无法够及树枝，每逢夜间上卫生间的时候，从树枝上垂下的白布条总是反射着夜的微光随风摇摆，朝我致意。

那时在阳台上还有一个引人入胜的道具就是试衣镜，无奈这个镜子不论放在寝室的哪一个角落都不太合适。因为住在一楼，窗外有树又有高墙，屋子里总是笼罩着昏晦的阴霾，天花板上的灯泡由于瓦数低，灯光总是病怏怏地保持着缺氧的光芒。因此，镜子放在室内只会更加平添几分让人失眠的氛围。

在我搬来不久后，寝室又来了两个新室友，加上我之前来的那位，刚好四人一寝。四个懒人并没有对这间寝室怀有太大的不满，因为我们的感情一直保持着安静的和谐，以及和谐的安静。

《蝶葬》中的戏中戏套嵌片段《冰蝶儿，沙沙沙》就是在这间意境尤佳的小屋子里构思出来的，但先前整部《蝶葬》的构架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后来我重新回想我为什么没在那间屋子里构思出后来这个版本的《蝶葬》，大概是意境还不够浓。

后来由于建筑改造，公寓外边的围墙被拆除了，白布条自然也不再在午夜夜里迎风招展。屋子里恢复了自然光亮，学校为新来的孩子们换了个瓦数高的灯泡，新来的孩子住了进去。环境氛围变了，不知新住进去的孩子又会在里边构思关于哪一方面的戏。

临近毕业的前半年，我在厦门电视台和海峡都市报连续实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有三个月的时光，我尽量不去打扰表亲们的生活，而是住在厦门岛瑞景附近的一间小屋子里。请允许我描述一下那间屋子的情形：屋子大约有十五个平方，七成新，蚂蚁横行，蟑螂抢道；住处的蜘蛛和耗子那是多得出奇，我素来怕蜘蛛这东西，却在那里灭了两只牙杯盖大小的蜘蛛；好在我并不怕耗子甚至有点喜欢，写作的时候，除掉尾巴还剩二十几公分大的耗子从我的肩膀上柔软地踏过，再咻地一下窜上卷帘门，我却无所谓；屋子的四面都是墙，事实上有个半平米大小的窗口，只是窗口的外面又是一堵墙，八月天里透不过气来；夜间蚊子成队，电蚊香那是丝毫不管用的，点起的蚊香熏得满屋子是烟；不到两个平方米的卫生间被包含在屋子里，卫生间的门是烂了的木头，木头上时常有蜗牛出没；卫生间的地面终日潮湿，蛞蝓和某种无可知名的线型虫时常在此路过，线型虫的身体会拖长能缩短，叫你捉摸不透；没有热水器，天天用不锈钢茶壶烧水，烧完灌到暖瓶里，以此洗澡；卫生间的窗户没有窗帘和窗面，于是我自己拿布缝了一个，由于窗没有扇面，风吹的时候窗帘还能随风起伏；也正是由于没有窗玻璃，夜半的鸡叫声很清晰，但那听起来并不像鸡叫而更像婴儿在哭，那是我头一回听到像小孩哭的鸡叫声；但这还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那鸡叫声来自墓地——窗外的景象我一开始并没注意，失眠了几个晚上才发现在那卫生间的窗外是大片陵园，因此，那三个月里我每天晚上几乎都在与各种来历不明阴阳交错的气息打交道。

条件是有够简陋，睡觉的时候偶尔有不明物从我的脚上掠过，可能是蟑螂，也可能是蜘蛛，还可能是耗子，再就不敢往下想了。

在风光旖旎的厦门岛上，这一角估计谁也不会注意到。

在那，一开始有个女生陪我住，那个女生在墙上贴佛画，佛画居然打个卷儿从花岗岩砌起的墙砖上掉了下来。不出一个星期，那个女生就退却了。那个女生搬去湖滨北路和别人拼套房的时候我也有种打退堂鼓的念头，可因为忙，于是一天拖一天，竟发现拖了个把星期我居然不再失眠了。

只是深夜我从电视台回来站在陵园旁边一个人洗澡，看到挂着垂物的窗帘随风起伏的时候，我尽量移开目光让自己不去想那窗户之外的东西。

常言道，八零后都市长大的独生子女不能吃苦。我居然能过这样的日子，况且我只是个弱女子。重新回想那三个月，我竟不敢相信那时的自己居然能适应。

毕业的那个暑假，我终于重新整理那几个月的所见所感，再把那种感觉倾注到小说里，重新梳理一番，现在这个版本的《蝶葬》总算写出了那种氛围。但我并不想把苦心策划的《蝶葬》变成一部无聊的恐怖片，又重新调整了故事结构，再加上一些新的元素，使之悬念迭起，形成多层“戏中戏”的构架。

现在你看到的《蝶葬》封面上的那张女人的脸，就是我在厦门电视台审片的空档画下的，画是很随意地在印有大洋非编机的快捷键清单上勾勒出来的，当时只有右半边脸，另外半边是我通过Photoshop软件复制上去的。这张脸定位了“曼莎”这个民国女子的五官轮廓。

人活着是多么勇敢的一件事。我终于说出了这样的话。

毕业后，我留在了曾经读大学的那座城市。为了把那个暑假未写完的东西写完，我选择了留校。留校的工作兀自繁忙，但我还是努力去做，为的就是赚回那几个月自由的写作时间。因此，寒暑假更需要分秒必争。

事实上，忙碌是从上大学的第一天就开始了的。忙到没时间上网，忙到没时间煲电话粥。即使是上网一般也都是很有目的地按照小手册记下来的条条查资料，聊天工具被当邮箱用，熟悉的、陌生的朋友给我的留言我都会回复，那是习惯。

我终于把这部我以为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小说给写完了，要感谢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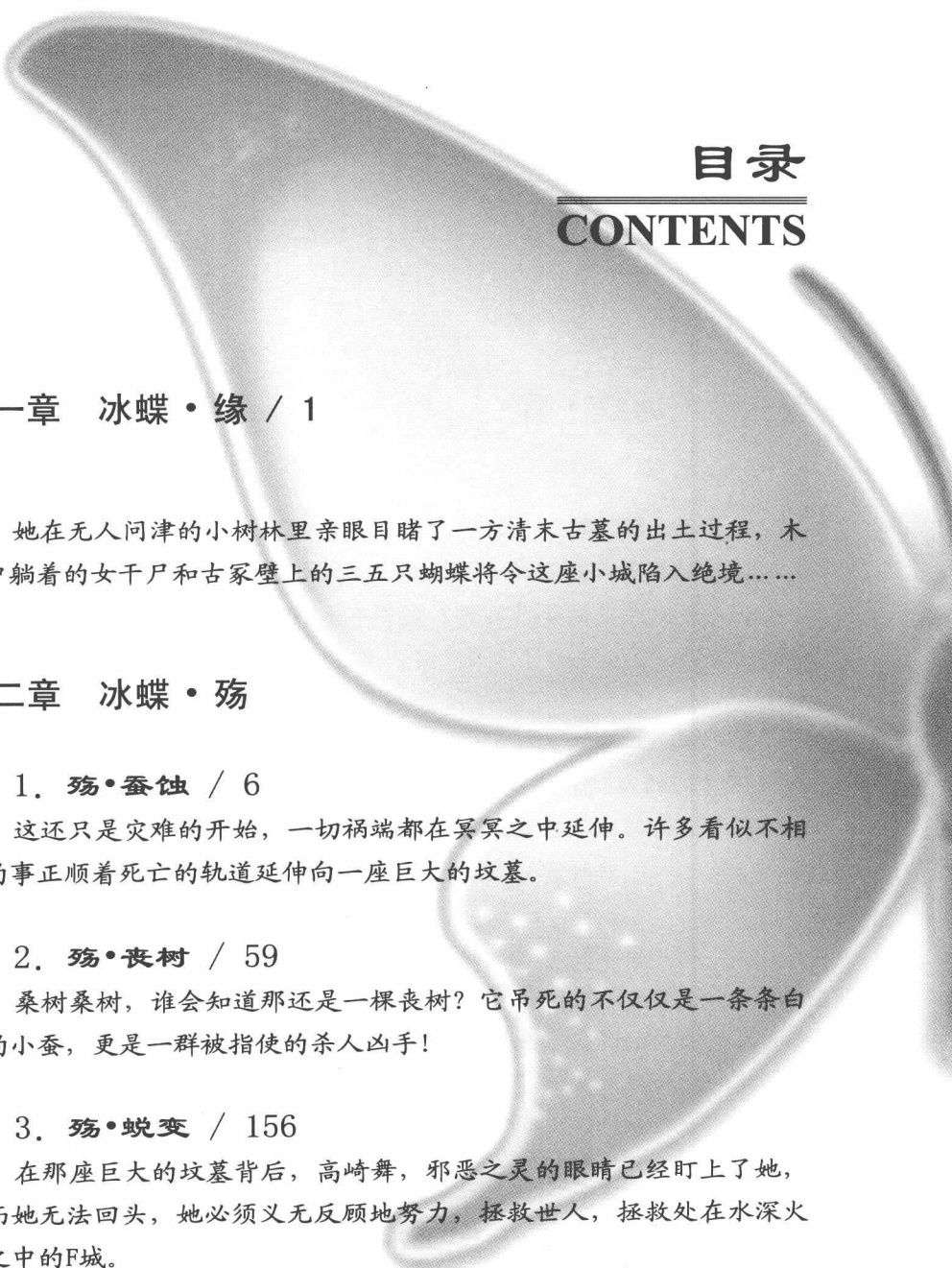
关注着我的写作的陈祖继教授。陈教授是副院长，也是作家和编剧，成为他的助教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工作有多么繁忙。半天课下来他的手机上会多出一百多个未接电话，每个课间他的办公室里都是人满为患。可我还记得大三时我在自习室里晕倒后眼角缝七针请了很长的假，他还两次亲自打电话到我的寝室里来关心。

不得不说我对母校怀有某种特殊的感情，那时的我已不再像当初那个捧着蝴蝶的孩子那样无助和迷茫了。一度对诗人常言的“第二故乡”感到神秘，我似乎也身处其中了。

因此，当陈院问我是否愿意留校的时候，我自然受宠若惊，我很庆幸自己还能有缘与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编导与戏文系的师生们再在一起，我希望有一天也能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一个身处迷茫的孩子的心。

2009年11月16日丑时

于成都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冰蝶·缘 / 1

她在无人问津的小树林里亲眼目睹了一方清末古墓的出土过程，木棺中躺着的女干尸和古冢壁上的三五只蝴蝶将令这座小城陷入绝境……

第二章 冰蝶·殇

1. 殇·蚕蚀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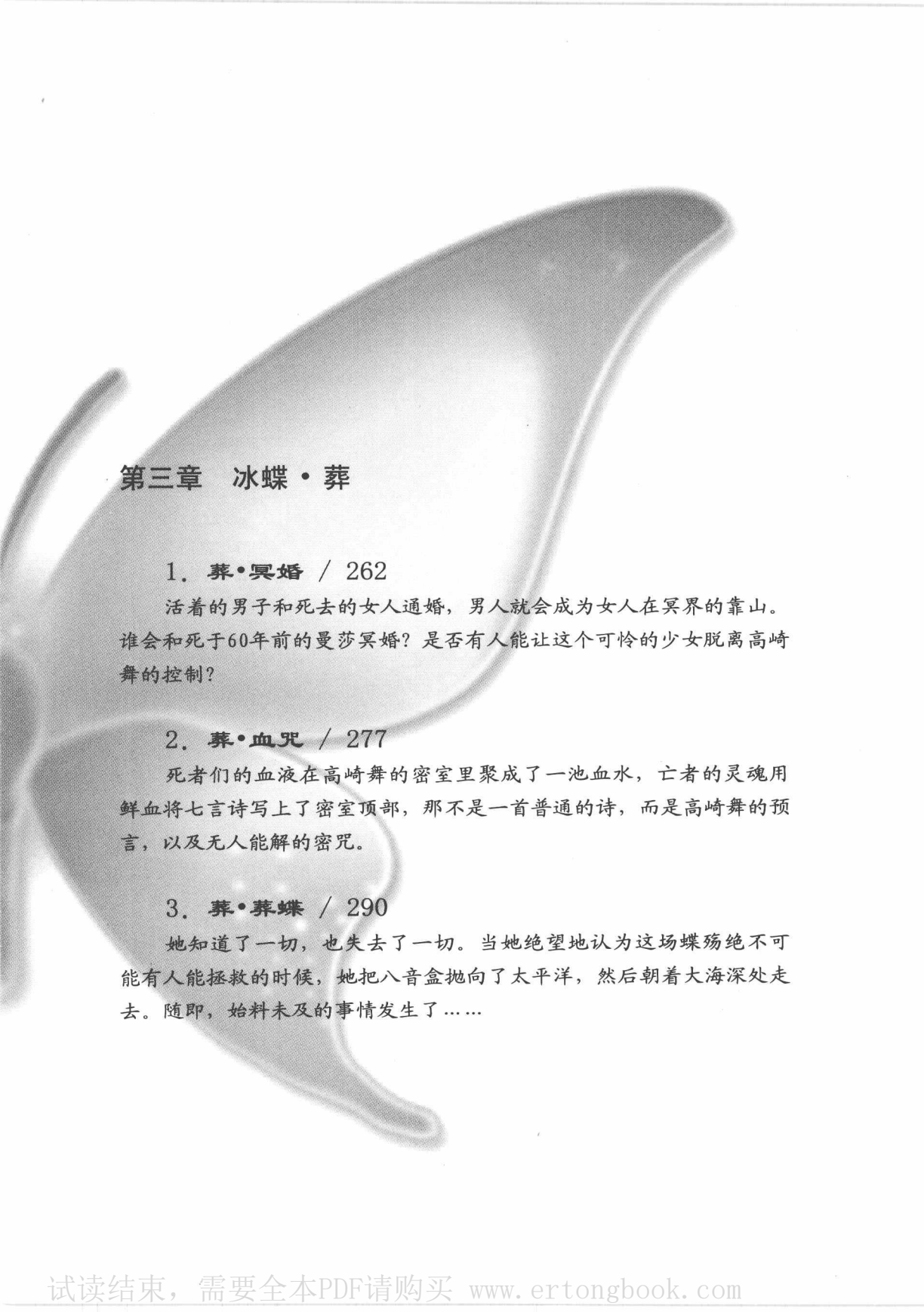
这还只是灾难的开始，一切祸端都在冥冥之中延伸。许多看似不相干的事正顺着死亡的轨道延伸向一座巨大的坟墓。

2. 殇·丧树 / 59

桑树桑树，谁会知道那还是一棵丧树？它吊死的不仅仅是一条条白胖的小蚕，更是一群被指使的杀人凶手！

3. 殇·蜕变 / 156

在那座巨大的坟墓背后，高崎舞，邪恶之灵的眼睛已经盯上了她，然而她无法回头，她必须义无反顾地努力，拯救世人，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F城。



第三章 冰蝶·葬

1. 葬·冥婚 / 262

活着的男子和死去的女人通婚，男人就会成为女人在冥界的靠山。谁会 and 死于60年前的曼莎冥婚？是否有人能让这个可怜的少女脱离高崎舞的控制？

2. 葬·血咒 / 277

死者们的血液在高崎舞的密室里聚成了一池血水，亡者的灵魂用鲜血将七言诗写上了密室顶部，那不是一首普通的诗，而是高崎舞的预言，以及无人能解的密咒。

3. 葬·葬蝶 / 290

她知道了一切，也失去了一切。当她绝望地认为这场蝶殇绝不可能有人能拯救的时候，她把八音盒抛向了太平洋，然后朝着大海深处走去。随即，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

A decorative, symmetrical floral frame with intricate scrollwork and leaf patterns, surrounding the chapter title.

第一章 冰蝶·缘

她在无人问津的小树林里亲眼目睹了一方清末古墓的出土过程，
木棺中躺着的女千尸和古墓壁上的三五只蝴蝶将令这座小城陷入绝境……

“今天上午，专家们对三个月前出土于F城新店至慕林地段的清末古墓重新进行了研究与鉴定。该墓的主人为一具百年无名女干尸，这具女尸的形貌近似南齐名妓苏小小。女尸的饱满程度异常接近常尸，其四周散布着大量粉末。棺材周围始终弥散着檀香味，然而棺材的木质并非檀木，棺材中的粉末亦非檀木屑，这令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是午夜新闻正在播报的内容。

曦媛的脑海里浮现出三个月前的画面——

三个月前，漫长的暑假刚刚结束，曦媛从一场持续了半个多月的高烧中恢复过来。就在那个阴沉的白天，她独自去了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小树林——慕林。那是她生病以来第一次走出户外。慕林中，曦媛被一种诱人的檀香味深深吸引，终于，那种气味把她带到了掘墓工作现场。

那一刻，她看到墓地上停着三五只蝴蝶，它们翕动着华丽的翅膀，立在古墓之上，那些蝶儿将腹部紧贴着冢壁，仿佛在贪婪地吮吸着土壤中的某种微量元素。可就当整个木棺被载入汽车，静谧的慕林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微风打扰，原本挺立在墓地上的蝴蝶竟统统朝着身体的一侧倒了下去。是的，它们死了。可这种现象除了曦媛之外谁也没有注意。

倒下的那些蝴蝶被螺旋形的风力带向了别处。曦媛的手心不由自主地渗出了冷汗。直到汽车载着满车的工作人员离开现场，她的注意力才从那铺满蝶尸的角落回到现实……

“天啊，就是那里！”

她难以置信地盯着电视屏幕，瞳人里正映出女尸橘灰色的光泽，它看上去冰冷而静止，然而她却敏感地察觉到女尸干涸的肌肤之下有种未知的生命力正在蠢蠢欲动。那种细微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的生命力令她产生一阵难以抑制的恶心。

曦媛捂着骤然煞白的脸，不能自己地冲出卧室，在午夜的马路中央疯狂地奔跑着，由于长时间缺乏有氧运动，她的心脏重重地锤击着



胸腔，令她呼吸困难。可她的身体却兀自如同受到了某种不明力量的驱使，依旧艰难地向更黑暗的前方飞奔而去。

穿过一条阴寒逼人的小道，她感到脚底变得越来越冷。黑夜的死寂被她的脚步敲击得四分五裂，却回响起一种比回声更加空幽的幻听。

她听到了许多人的脚步声、谩骂声和哀号声，那种声音仿佛来自冥界，带给她生命被吸干的恐怖。

过了很久很久，当教堂古钟的时针走向十二点，她终于在一棵长相怪异的梧桐树下停止奔跑。突如其来的风把梧桐的枯叶吹得沙沙作响，而她只能听见自己的喘息声。

苍蓝的夜空中游移着棉白的雾丝，月光中飘下一片枯槁的树叶，树叶在潮黏的空气里旋转了三周半，不偏不倚地落进了曦媛右脚边的灰石砖罅隙里，空留一条纤瘦的叶柄如同一只僵硬的手指直指夜空。她本能地拾起叶片，将叶枝放在手心里来回搓动，心脏不由怦怦地跳个不停。

就在他扬手抛起落叶的时候，她的余光看到叶片上呈现出隐隐约约的字迹，猩红中透露着一丝杀意。她俯身蹲下，重新拾起叶片，只见残败的叶面上书写着八行七言诗：

时乖境外古蛇侵，晦月盈华护绮音。
诡祸凌霜貽万户，冥魂异术撼蝶鳞。
狸声煞尽千蚕刈，巨雁丧绝百斗移，
偶断人亡七咒现，弘弘巨焰葬蝶篱。

这算什么预兆？

血红的笔迹令她触电似的甩开枯叶。她疑惑地摇摇头，随即感到一束凉风侵入身体，然后咬着她的脊梁向头颅攀袭而去。突然，她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孩童般细碎的笑声，那种笑声仿佛来自深洞抑或山谷，在雾霭弥漫的夜色中和方才空灵的幻听交织在一起。她缓缓地转过头，循声望去，一个五六岁的女童正坐在高高的枝叶上笑得一脸烂

漫，这时，不知何方投射出一道侧逆光，令女童的脸看上去分外惨白，然而她那单纯的笑容有着不留瑕疵的烂漫。

女童穿着红肚兜，在来历不明的光束中就仿佛一滴跳动的血。她在高高的地方将枯树的槁叶一片一片扯下来，稚嫩的声音数着：“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一百一十九……”她一边数，一边把它们抛入黑色的空气中。

枯叶飘落的时候，曦媛闻到一阵来历不明的血腥味，她全然被那种突如其来的不适感所笼罩，因此，她顾不得多花一秒去看枯树叶上的诗句。那一刻，她完全没意识到这首诗对她对F城乃至对整个世界的命运正起到某种晦意的暗示。

她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那种不适感，于是朝着夜的尽头仓皇地飞奔而去。

… …

